

安徽农信社改制探索普惠金融新路

“一行一策”倒排时间表 农信社华丽转身



安徽省最后一家农信社改制农商行近日挂牌。作为全国首个完成农信社改制的省份，安徽提出“指标达标、筹建批复、募股到位、年内开业”的改制路线图，按“一行一策”倒排时间表，使农信社系统华丽转身，支持地方经济能力显著增强，为普惠金融做出了积极有效的探索。

●“拎包银行”打通金融支农最后一公里

“广大村民们，农商行拎包服务小分队来我村了，需要存取款、交养老保险的，快来办理吧！”上午10时许，金寨县东莲村支部书记杨传贵在村部大喇叭中一遍又一遍重复广播，前来村部办理业务的村民把屋里挤得满满当当。金寨县地处大别山腹地，是安徽省山区和库区最大的国家贫困县，也是革命老区，素有“八山半水半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之称。杨传贵表示，东莲村是偏远山区贫困村，即使是距离最近的乡镇政府所在地有10公里，村民去一趟至少要花半天时间，车费20元，农商行的“拎包银行”业务，一人下乡、百人受益，千儿八百的现存现取，不要手续费，方便又快捷。

“‘拎包银行’打通了农村普惠金融的最后一公里。”六安市银监分局副局长刘晓林说，在全省农信社系统改制的背景下，金寨县建设了25个村级金融服务室、385个村级助农取款点，首个实现村级金融全覆盖，“贷款申请不出户、存取现金不出村、汇款业务不出镇”。

金寨农商行是安徽农信社系统改制的缩影。安徽省农村信用联社理事长陈鹏介绍说，农信社系统坚持改制不改向、惠农不脱农，已成为省内覆盖范围最广、服务群体最多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存贷汇传统金融服务覆盖省内全部乡镇，打通了农村合作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实现了“基础金融不出村、综合金融不出镇”。同时，信贷支农能力也明显提高，2014年末，全系统涉农贷款余额2782亿

元，占全省涉农贷款总量的39%，5年增长了2.9倍。

陈鹏说，安徽省是全国30多个省市中第一个实现农信社成功改制的。截至2014年底，安徽83家法人机构的农商行改制全部完成，扭转了改革前基础薄弱、包袱沉重、风险高企、濒临破产的经营困局，实现了业务规模大发展、体制机制大转型，从“拾遗补阙”的边缘角色，变成了农村金融主力军，走上了健康发展轨道。2014年，安徽农信社系统的存款、贷款、服务网点、服务客户、县域贷款发放量、涉农贷款、小微企业贷款等十项金融主要指标均为全省第一名。

●探索改制创新 多措并举“啃掉”硬骨头

作为一个中部地区的传统农业大省，安徽农信社系统能在全国率先完成改制，和农信社系统的探索创新、熟谙金融规律等直接相关。

首先，熟谙金融规律是改制快速推进的重要原因。据陈鹏介绍，省委省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意见和配套文件，2013、2014年连续两年将农村信用社改制作为重点任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改制攻坚期，省领导直接参与设计改革方案，分别给改制难度最大的12家农村信用社所在市县主要负责人写信，提出指导意见，并前往难度大的农信社调研，协调解决改革中遇到的问题，使得改制攻坚稳妥推进。

其次，改制探索创新，多措并举“啃掉”硬骨头。改制启动后，面对全系统几十家风险高、困难多的机构和200多亿元不良资产包袱，安徽省联社先从思想上统一，召开了改革

动员会、协调会，有计划、有重点抓落实，特别是在改革攻坚的2014年，打破农信社系统中部分员工“不想改、不敢改”的观念束缚，加强整体谋划，细化措施落实，提出“指标达标、筹建批复、募股到位、年内开业”的改制路线图，按“一行一策”倒排时间表，逐个稳步推进。

比如针对不良贷款这个改制的最大“拦路虎”，安徽省联社改革规划部总经理刘决琦介绍，全系统注重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创新利用经济、法律、行政手段并用清收一块，改制机构核销一块，优质资产置换一块，财税政策支持一块，新股溢价购买消化一块等“五个一块”的办法化解，专门成立清欠组织，从党政干部、内部员工自借担保贷款及企业欠贷入手，依靠公检法司，打击假名冒名贷款和恶意逃废债行为。以太和县联社为例，仅4个月，由公安立案、法院执行的案件457起，清收不良贷款3.4亿元，提前达到组建标准。

改制成功后，农信社系统支持地方经济能力提高。2014年末，83家农村商业银行资本净额达597亿元，农商行平均最大单户可贷款金额由不到500万元到突破5000万元，基本能满足当地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全系统县域贷款余额达2345亿元，占全省县域份额的40%，5年增长了2.6倍；小微企业贷款余额2577亿元，占全省小微企业贷款总量的37%，5年增长了4.7倍。在改革提速的后三年里，全系统贷款净投放1658亿元，占全省同期信贷净投放的20%。改制前，安徽省农信社系统平均不良贷款率达39.93%，远高于银监会规定的5%上限。改制后，不良贷款率下降到2%左右。

程士华

【延伸阅读】

坚持县域法人地位不动摇 农村金融顶层设计有待完善

在农信社机构改制为缓解农村金融资源不足问题提供支持的同时，也有专家建议，必须长期坚持农商行县域法人地位不动摇，同时应借鉴日本等国家解决农村金融问题的成功经验，尽快在顶层制度设计方面予以健全。

第一，坚持县域法人地位长期不变。农信社机构改制对完善地方金融体系意义重大，银行金融机构数量不少，真正缺少的就是草根银行。由于金融机构的天然逐利性，会向大城市逐渐集中汇聚，所以必须要提前预防这种情况

的发生，坚持农商行县域法人地位永久不变，永不脱农，否则就有违成立改制的初衷。

第二，考虑将差别化利率等欧美国家的做法，融入我国农村金融顶层政策设计。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副院长何平认为，没有人愿意给三农、小微企业贷款，是因为农村事业发展收益率低。本着收益的均等原则，不能把风险全部让银行和农民承担，政府也应分担部分责任，这一点在政策设计之初应考虑进去，实行不同领域的差别化利率制度。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周立教授认为，近些年国务院提倡建设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农信社在农村地区网点多布局广，贴近农村金融需求对象，对推进普惠金融实践有重要样本价值。他建议，改制过程中应引入正向激励机制，兼顾商业化和政策性的多元目标，通过贴息、扩大利率浮动范围、财政补贴等配套公共政策，引导农信社扮演社区金融机构的角色，促进机构归农和资金归农。

程士华

专家支招农村金融品牌建设

农村金融品牌崛起突破点：互联网金融

随着农村金融改革不断深入、农村金融事业蓬勃发展、金融市场竞争不断加剧，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品牌建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日前，在由中华合作时报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品牌与企业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的“2015中国农村金融品牌建设论坛暨农信银杯第五届中国农村金融品牌价值颁奖典礼”上，来自互联网金融、农村金融机构、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就“农村金融品牌崛起的突破口在哪里”进行了深入探讨。

专家指出，当前，我国农村金融机构面临的挑战有：商业化、城镇化、科技发展，村镇银行、互联网金融兴起等；而消失的优势有：以人际关系网络为基础的人缘优势和以遍布城乡网点为基础的地缘优势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

国小额信贷联盟理事长杜晓山表示，当前，我国农村金融服务存在多样化多层次服务不足、为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不足、农业保险不足等问题。

“‘三农’是普惠金融的重点。”杜晓山说，真正的普惠金融是具有社会性，能够实现商业可持续发展，但并不追求利润最大化。普惠金融应该帮助那些一般金融机构不愿意帮助或难于服务的群体，如中低收入农户和农村小微企业。

“我认为农村金融崛起的突破口在互联网金融。”中合联互联网金融研发中心负责人程雪鹏说，互联网金融具有开放、包容、简便高效与低成本的特质，可以较好匹配农村金融小额、非标准化的业务；而且互联网金融可以规避传统金融

机构存在的一些弊端。

在程雪鹏看来，农村传统金融机构可运用互联网技术与思维运营，一方面提高业务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另一方面注重用户体验，为客户提供更具针对性的金融服务。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品牌研究所所长王晓乐说，过去金融服务多强调标准化，今天则应强调人性化和精细化。

如何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个性化服务水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郑醒尘表示，能否留住优质客户需要通过专业化的服务来实现。农村金融机构的产品定位要改变。标准化的产品不具专业化特性，这就需要金融机构围绕“三农”的业务特点、客观条件来开发有针对性的产品，既能为客户提供便利、具有可行性的产品，同时金融机构的成本和风险也能得到有效控制。

刘羊旸

农产品频现滞销困局 为农服务路在何方？

7月正值水果上市旺季，然而全国多地种植农户却陷入了“丰收的烦恼”。广东佛山被曝十万余斤火龙果滞销，每天上千斤火龙果被种植户倒入鱼塘喂鱼。在甘肃榆中，成熟的杏子同样因为滞销烂在地头。

千亩杏子烂地头 万斤火龙果倒水塘

“现在成熟的卖出去的还不到十分之一，而且基本上都是去镇上的学校门口卖的，一斤能卖2元钱。”甘肃省榆中县和平镇豆家山村村民赵洪荣说，自己今年种植了25亩杏树，如今果子已成熟过半，但销售情况却很不乐观。

豆家山村党支部书记唐致春介绍，该村有1100亩杏林，原来一直种植小麦、百合等农作物，2000年左右村里实施退耕还林改种杏树。这些年来，大多数时候由于气候原因产量不大，今年雨水好，杏树也未受冻，目前杏林已成熟400亩，获得了难得的丰收，但销售前景却让大伙忧心。

在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大塘镇永平村，种植大户们面对丰收同样苦恼不已。在该村种植场内一片约十多亩的鱼塘中，漂浮着大量的火龙果，将整个鱼塘“染”成一片红色。在岸边的一处倾倒地，还残留着一堆腐烂的火龙果。一位在现场倾倒地火龙果的种植场女工说，现在场里水果比较难卖，因为高温每天都有大量火龙果腐烂，她每天要挑20多担变坏的火龙果倒入鱼塘中。按照每担80斤估算，每天至少有上千斤火龙果被倒入鱼塘喂鱼。

近年来，类似的农产品滞销困局在全国各地已屡见不鲜。今年年初，广西蔬菜主产区田阳县同样出现西红柿滞销现象，大量的西红柿无人采摘烂在地里，农户损失严重。

多重因素致农户频现滞销“烦恼”

据了解，农户倾倒水果等问题的背后存在多方原因，多重因素叠加造成了水果等农产品产易卖难。

一是销售途径有限。在和平镇，有兰州商学院陇桥学院、兰州外语职业学院、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等几所高校，学生是村民销售杏子的主要对象。但眼下随着暑期的来临，高校将放假，销售乏力。二是市场供求关系波动。田阳县干部群众说，受2014年西红柿价格高企的刺激，今年山东、福建等地西红柿种植量明显上升，全国西红柿市场供大于求。三是受气候条件等综合影响。佛山市三水区农林渔业局高级农艺师陈勇分析，每年的6月至11月是火龙果的丰收期，而火龙果的采摘周期非常短，一般每批次为15天左右，如果不及时处理积压的火龙果，会影响下一批次的采摘。今年5月是雨季，6月又迎来高温天气，种植户缺乏冷库存储设备，所以上述“火龙果倒进鱼塘”的一幕也是承包户的无奈之举。

多方合力探索“智慧”服务

为帮助解决种植农户面临的滞销问题，时常有爱心人士发动线上线力量来伸出援助之手。专家表示，在鼓励“爱心行动”的同时，更需各地相关部门主动作为，利用“有形之手”做好信息服务、产业发展等工作，多方合力探索“智慧”产销。

专家表示，政府部门和企业应加强合作，依托网络大数据等，搭建农产品信息平台，按照时间或品种等来及时规划，统计相关农产品供求量，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市场进行评估，为农户提供更多市场信息，避免某一农产品生产“一哄而上”的现象。“农产品滞销很多时候都是供过于求造成的，很多农户对预期销量过于乐观，产品质量又不利于打开市场，和商家之间还存在信息沟通不畅、销售渠道不成熟等问题，这导致大量农产品滞销和浪费。”专门从事农场品网络营销的张湘生表示。

刘宏宇